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國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百六十一

偽政

王莽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鞞鞞謂璽之組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

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王訢為丞相初封宜春侯本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

生四男宇護安臨子前誅苑安頗荒忽廼以臨為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十一

皇太子安為新嘉辟

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

封字子六人

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

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葬乃策命孺子

日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

百一十載曆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

靡嘗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天命無嘗也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

室賓於戲敬天之休休美也往踐乃位母廢予命又曰

其以平原安德深陰鬲重丘凡戶萬五縣也地方百里

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竝行其

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令德茂功享以歷

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葬親執

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

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孺子

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寮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

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

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

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

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

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

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

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
 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
 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
 史王盛者賣餅人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
 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為
 郎莽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
 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
 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
 阿乳母不得與語嘗在四壁中

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於長太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群

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敬也厥罰

以晷燁青宋之光暉也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青燁登平考景

考景以營惑司哲南嶽太傅典致時燠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智

也厥罰嘗燠燠暑也南方盛陽赤燁頌平考聲以律

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

考聲以律屬焉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

言之不從謂之不艾艾安

也厥罰嘗白燁象平考量以銓

量斗斛也銓權衡也象形也萬物無不成

形於西方大小輕重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當寒
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因生殺故成國將
星以漏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和合也萬物皆合裁

日月紀於攝提攝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也月刑元服左司馬典致

武應考方法矩月為刑司馬主武又主司天文欽若

吳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欽敬若順力日來勸勉之也

德元肱右司馬典致文瑞考圍合規日為陽位肱圍也五教在寬則

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

美風俗五品乃訓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謂仁義禮智信也斗

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

土上為中故責之中史為四季土上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也主司地里平治水土

掌名山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

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允信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若順也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

理曰作士太宰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

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夫

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

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大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

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後又典

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

大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

門長樂宮曰掌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

室如言路寢也長安曰掌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

日下士四百石日中士五百石日命士六百石日元

士千石日下大夫比二千石日中大夫二千石日上

大夫中二千石日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黻謂衣裳之黻又

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

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

綏於遠是用建爾司於五事母隱尤母將尤過也將助也虛

謂虛美也言勿隱好惡不愆立於厥中愆過也於戲

吾過而助為虛美也

勗哉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諫大夫四人掌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哀之

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

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

嘉名皆授印鞞鞞印之組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授

印鞞又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

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謬於一

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

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

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

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

假至也

功烈巍巍光施

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

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

怕為初睦侯奉黃帝後

姚舜姓故為舜後

梁護為脩遠伯奉

少昊後

以為伯益之後故封

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

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

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

媯昌為師

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褒

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為賓周後衛公姬

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

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

恪敬也言待之如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杞宋為三恪

夏後遼西妣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

妣夏姓

四代古宗

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

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均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

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况

况賜也

或光自

上復於下流為鳥或黃氣熏蒸昭耀章明以著黃虞

之烈焉

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

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

世氏姓有五矣

濟南伯王莽之高祖

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

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

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

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

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却祀黃帝以配

天黃后以配地

黃帝之后也

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禘歲時

以祀

禘祀也立此大祀帝以歲時祀其先也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

言國已立

大禘祀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

姚嬀陳田王氏

凡五姓者皆黃帝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

九族

惇原也

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皆以為

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

元城

王氏不復與四姓婚娶以其同祖也餘他王氏則不禁焉

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

為統睦侯奉胡王後

追王陳胡公

田封為世睦侯奉敬王

後

追王陳敬仲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

懷忠孝討收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

闕楊竝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位

於上都橋時

橋山之上故曰橋時

虞帝於零陵九嶷胡王於淮

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

齊愍王

伯王於濟

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

葬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駕字翁孺故謂

之伯王孺王

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

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欲法舜受葬終於文祖

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

有傳國之象

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

予復親受金策

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漢本紀祖宗有四葬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以禮立廟於定安

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

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

解其服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寬又曰予

前在大麓至於攝假

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也攝後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

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

索廣求

索亦求也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

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

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哀之十四也

漢哀

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十四年

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

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

天革漢而立新

革改也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

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

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箸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錢也莽以劉字上有

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博謀卿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

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攻即墨快兄殷

扶崇公閉城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葬

日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於

昔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
 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
 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他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
 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
 輒伏厥辜其滿殷國萬戶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
 人是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德
 祥五專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
 梓桂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
 雞化為雄之屬其文近爾雅依託皆為作說爾雅近
正也謂

近於正經依古
義而為之說 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

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

應五命謂五行之次相
承以受命也申重也 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

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

九世之後二百一十歲
九天子也 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獻
生

犀犀 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名
莽改也 成命於巴宕

巴郡宕
渠縣也 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

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

代皇天眷然去漢興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

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

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

馬能三台星也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大戎獻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

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

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寢以顯著寢漸至於十

二以昭告新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

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

之心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鄭重猶言

頻煩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哀帝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

謙居攝天復決疑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

績方領績者會五綵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績為其方領也冠小冠立於王路

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同色者言

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字或作包盱怪之

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

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

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母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

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

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

讓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迫促也懼然

祇畏葺然憫漢氏之終不可濟懼然自失之意也憂

臺左右之不得從意

臺臺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承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

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

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

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申重也仍頻也詩曰

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有功德宜於眾人

者則受天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此之謂也五威將

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更改也外及

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

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

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畫天文象於車也

駕坤六馬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鷲雉屬即

也馭驥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

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將

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

天之下迄於四表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

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

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

求故印陳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

此皆畔莽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闕將軍司命上公以

下中城王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

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

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克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

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

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皆詩美仲山甫之辭帝

命帥繇統睦於朝帥循也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女作五威中

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

繞雷之固南當荆楚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今商州界

七盤十二繞是也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於前

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

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於後壺口亦山名也捶扼

謂據險阨而捶擊也命堂威侯王奇曰穀澠之險東當鄭衛穀

山也澠澠池也皆在陝縣之東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

於左批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命懷羗于王福曰汧隴之

阻西當戎狄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祗也汧隴相連女作五威

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羗於右二年二月赦天下五

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

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禁民不得挾弩
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奔不與遂寇邊殺掠吏

民奔更名單于匈奴曰降奴服于知知者奔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

知牙斯引夏書其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

條四條莽所侵犯西域延及邊陲為元元害辜當夷

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竝出共行

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于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

侯柵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

柵之世今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柵子孫

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况出五原厭難將軍

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

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琴鎮遠將軍李翁出西

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

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

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

馳傳督趨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

須畢具乃同時出初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北

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謂愛惜之意未飽也陋小漢家制

度以為疏濶莽以漢家制度為太宣帝始賜單于印

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

印改句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與發三

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海內擾矣三年莽日百官

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

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

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是時

諸將在邊須大衆集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

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

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逮竝等填名都中

即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姦猾擅弄

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

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同時

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

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

為權勢恐獨良民獨謂以威妄封人頸得錢者去權

妾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力脅之也毒蠶竝作農民離散司

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其監若此可謂稱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

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

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

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初匈奴侵寇

甚莽大募天下囚徒入奴名曰豬突豨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

喻東方名豕曰豨一日豨豕走也一切稅吏民訾二十而取一又令

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保者不許其死傷吏

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

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

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旁依也富者不得自

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

覆蔽之浸淫日廣浸淫猶漸染也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徃徃

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饑疫人民

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太師王舜自莽

篡位後病悸寢劇死心動莽日昔齊太公以淑德累

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監見也其以舜子延襲父

舜為安新公延弟褒為新侯康為太師將軍永為新

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

馬宮為師凝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

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

疏附博士李充爲奔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即將
康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
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
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繇爲講易平陽唐昌
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
待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
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
爲寧始將軍四年二月赦天下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
子登於長安以示諸蠻夷初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
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
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較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牙單于諸
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
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
金千斤雜繒千疋戲戟十戲戟有旗之戟也拜助爲順單于
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
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咸旣受
莽孝單于之號出塞歸庭見以見脅狀白單于更以
爲私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

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歆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
 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掠人民歐畜
 產去甚眾捕得虜生口驗同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
 為寇兩將以聞莽遂會諸蠻夷斬登大司馬甄邯宛
 以孔永為太司馬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出輒先摻
 索城中名曰橫摻是月橫摻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
 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
 元在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
 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布徧

九州

詩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鄆曹幽魯商
 比十五國也一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鄆曹幽
 是為十五國也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商頌玄鳥之
 詩揚有功德
 故能覆禹貢之篇則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
 有九州

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
 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
 命蓋亦如之其以雒陽為新室東都寧安為新室西
 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
 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
 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
 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
 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

以下降殺以兩兩兩而至於一成十里五差備具合

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四十人侯九十三人伯二

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

十六人臣欽若等日當是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

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

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

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采邑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

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較治於壽成

朱烏堂予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

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

予永惟匪懈思稽前人稽考將彰黜陟以明好惡安

元元焉是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

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

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

秩於山川徧於群神巡狩五嶽群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於建國五年已五載矣

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

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倉龍太歲也太歲起於甲寅為

龍東方倉祭德在中宮也壽星

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

昌莽自謂上也土行主填星祭德在中宮官又土也

觀晉掌歲龜策告從觀辰星進退掌主也國語晉文

在壽星其日戊申葬欲法之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符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符具

禮儀調度群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絲又請內群國十二買馬殺帛四十五萬疋輸掌安前後母相須

也須符至者過半葬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

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

年二月文母皇太后終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

坐於牀下葬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

以同風侯逮竝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葬欲都維

陽不肯繕治室宅也繕補或頗徹之葬曰玄龍石文曰

定帝得國維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

歲纏星紀纏踐歷也星紀斗牛之間在維陽之都其謹繕脩掌安

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冊府元龜 偽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二

偽政 第三

王莽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日予以二月建寅之

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糝乾肉內者行帳坐卧糝乾飯也

帳坐卧謂帷帳茵席也所過毋得有所給言自齋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

也供費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耒耜曲木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二

也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媻以勸南訛耨去草也

也訛予之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

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拂所以擊治未者也今謂之連

柳粟謂畢北巡狩之禮即於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

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趨謹走呼也群公奏言皇帝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

棄群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

萬里春秋尊非構乾肉之所能且無巡狩須闋大服

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群牧

群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孫

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母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

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

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

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大傅平

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大傅平

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訴為

大司馬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

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

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官吏有辜數大傅平

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僕射苛問平戊曹

士收繫僕射莽自以士行故使大莽大怒使執法餐

車騎數百圍大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

寧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日寧有符傳邪士

以馬箠擊亭長也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

亭長家上書自治莽日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和叔特為置勅日非但保

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

甚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

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

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

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

尹分長安城旁六卿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

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

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都尉大

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都尉大夫

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都尉大夫

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

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十

縣屬列尉大夫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

日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

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

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

以男為之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莽下書曰甯安

西都曰六卿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眾縣曰

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

也其外曰近郡有郵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

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

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采采服也

在賓服是為惟屏賓服即古衛服也取在揆文教奮

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凡此惟城以

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各以其

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

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

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陳留圍

日益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

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

隊祈隊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詣

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今天下小學戊子代

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元善昏以戊寅之

旬為忌日昏謂娶百姓多不從者寧始將軍侯輔免

以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

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取行酒也大赦天下大司馬莽意以為制定則

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莽意以為制定則

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

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

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不拜正官權令太守兼一切貪殘

日甚中即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竝乘權執傳相舉

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

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賂

賂白黑紛然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關告訴者多

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濫眾事有司受成

苟免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

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

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

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質正也前後相乘憤耗不潔

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潔散也徹也莽嘗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

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

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嘗貴邊兵二

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

為盜賊數千人為輦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

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掠將盡

言其逃亡結為

刑刑天... 偽政

卷之九百一十一

盜賊在耶鄆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穀丈流殺數千

者少也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閔為立國將軍寧始將

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五

月莽下吏祿制度日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

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疋

或帛一疋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

度府帑雖未能充畧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

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

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輔而為萬斛

莽又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

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

同國則謂公食同侯伯食辟任附城食其邑辟君也任公主

也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謂因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

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

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

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而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

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

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

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

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一

六

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大司

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左與前故特七部泊及也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

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

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泊

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

什率多少而損其祿即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

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

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

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七月辛酉霸城

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

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

石舉四行各一人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

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平蠻將軍馮

茂擊句町士卒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益

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

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

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

上言自越嵩遂父讐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

且十年遂父縣名讐牛等越嵩旁夷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

施一切之政彙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驅衆遠居費
以意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罹遭也今丹熊懼於自

詭期會詭責也日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

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遂遂成也宜罷兵屯田

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日英亦未可厚非

復以英為長沙連率四年五月莽日保成師友祭酒

唐林故諫議祭酒琅琊紀遠孝悌忠恕敬上愛下博

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

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遠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

如三公朝見之禮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

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日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

經藝合之傳記通之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

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於茲廼今定矣予親設文石

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

菁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善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欽告

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

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

於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調謂

發承人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

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

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
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
抵罪者寢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
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嘗以六
筦諫莽大怒免嘗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
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
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
之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若今作鎗石也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
勝衆兵旣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
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天下吏以不得俸祿竝
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
二年胡虜循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
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
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鬪吏言其將奴婢
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以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
涉曲陽侯根子成帝時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思之
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
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
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莽
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

元布天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度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當張樂秦終南山之

上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山故秦地故言秦也

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

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易道生諸當生者也上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日

新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初

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常之弁

鹿皮冠也是時

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寢多更始將軍廉丹

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

庸部牧李畢擊蠻夷若豆等大傳犧叔士孫喜清潔

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為銳卒令公卿以

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

保養言不許其有死者矣

多少各以

秩為差又傳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

次之位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竝以

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禮周

折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謂軍輜

什物雜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時有長人巨無

霸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

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輜車

臥則枕鼓以鉄箸食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

尉者主壘之事

又驅諸猛獸

猛或作獷

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
 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
 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須卜單于
 後安公單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而加之欲出大兵以輔立
 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竝入北邊北邊繇是
 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陸
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追爵為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
 欲出兵立之者言為此計意不止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
 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
 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置長安藁街一胡人爾

藁街蠻夷館所在也

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

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

輿而立當代之

輿者時見為單于之名

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

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

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諷諫莽及當

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

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

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貌很自臧持必

不移

貌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

懷執異心

非沮軍議也

沮壞也

未忍致於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

穀者印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

率田况奏郡縣訾民不實舉百姓訾財莽復三十稅

一以况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

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地皇元年從三萬六千正月乙未大赦天下下書曰

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謹

走謹謀須待也 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

以日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謂斗魁及杓末內設大將軍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

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

十人較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

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當亦官

其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

焉稽考也考法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

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

令長裨將軍縣宰為較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

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於道中行者即執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

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烈風

之風烈暴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弁疾也一日弁

也伏念一旬迷廼解矣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雨不迷以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安莽第三子也莽改汝南新蔡

日新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

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義者皆曰臨國雒陽為

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

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有疾以執茵輿之行謂坐茵褥之上而今四人

對挈茵之四角輿而行之也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

中張帳也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各也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

就舍妃妾在東永巷言臨待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

也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

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

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侯官奏月

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

帝皆得瑞以遷後世褒主登終南山褒主大所謂新

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太一黃帝欲今統義陽

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

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

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措安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

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鮮少

也耗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正營

惶恐不安之意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

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

安中國焉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

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院百六之會

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脩且祫祭於明堂太廟

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

波水之北即池之南惟玉食黃圖在西波池即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

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

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也

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親舉築

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掌侍執法

杜林等數十人將作作領築作之人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

者文繆文禮文也繆繁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

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

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駱驛言不

絕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

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財

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

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日黃帝太初
 祖廟二日帝虞始祖昭廟三日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日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日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
 廟不墮云六日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日元城孺王
 尊禰穆廟八日陽平頃王齊禰昭廟九日新都顯王
 成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
 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薄櫨柱上相即今所謂楮也飾以
 金銀瑠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
 更增築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
 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

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逮謂逮捕之也連及郡國豪傑數

千人皆誅死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

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一切之法以來甯安

六鄉巨邑之都抱鼓稀鳴盜賊衰少巨大也抱所以擊鼓者也百

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

蠻獫未絕焚江湖海澤糜沸盜賊未盡破殄糜沸言如粥糜

而沸又與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一切

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太傅平晏死

以子虞唐尊為太傅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

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土入南郡屯藍口故

號下江兵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墊二

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急解更置牧監副秩元

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

后葬涇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新遷

王安病死初葬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

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女捷皆留新

都國以其不明故也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及安疾

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賤屬

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以所上之皆曰安友於

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與等

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畢為睦脩任捷為睦速

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

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况謀况

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

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竝

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者火也當為漢輔

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

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

軍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

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楊光歲星入東

井其號當行

號謂號令也

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

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往告之莽遣使者即

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

言起者亂如麻也

乃置捕盜

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

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

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

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

擊句奴秋隕霜殺菽闕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

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鑲琅

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

琅當長鑲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到者

易其夫婦

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

愁苦死者什六七孫熹景尚

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况

識言荆楚當與李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

夫李參為大將軍楊州牧賜名聖

改其舊名以聖代識

使將兵

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

儲夏人姓也

莽以為中

郎使出儀

說之令自出

儀文降未出而死

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

莽

求其屍葬之為起塚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

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

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

盜賊稍稍群聚寧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亶稱

冊府元龜

巨人從事三老祭酒言不為大號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

食日闕而已言隨日而盡也諸長吏牧守皆自亂聞中兵而

死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謂不曉此意也

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

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

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

仁之道也抑疆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

盜發不輒則至成群黨遮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

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日以貧窮故爾賊護

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

大者群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穴謂穿牆為盜也今乃結謀

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

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

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

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

擅發兵賊繇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

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

糜聞之不敢入界糜眉也以朱塗眉故况自劾奏莽

讓况讓責也未賜虎符以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臯乏與

擅發之罪以乏軍具同科也以况自詭必擒滅賊故且勿治詭責也自

丹符元過 總錄剖 卷之九百一十一 十八

以為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

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

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

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

延蔓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

上官應塞詰對力勤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懼

斬死之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給服將率又不能躬

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寢漸前

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許城因饑饉易動旬日

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

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瓜

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

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

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

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

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

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

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書

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

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三

偽政 第四

王莽地皇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
駕乘六馬以五彩毛為龍文衣着角長三尺 以被馬上也

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
各千萬侍中中掌侍以下皆封封都匹仇延為却淡

里附城都匠大匠也二月霸橋災數千入以水沃

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

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

數故其道駁惟寧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祭

已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

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行音下或云寒民舍居

橋下舍止疑以火自燎明為此災也燎謂炙之其明

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

命至於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月以三年終冬絕滅

霸駁之橋以欲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也又戒此

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嶽太

師亟科條亟急也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

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

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莽下書曰惟陽九之院與

害氣會寃於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薦仍百姓困

乏流離道路於春九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嶽太師特

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

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

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

交州填撫所掌之往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

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

黎衆也

大師更

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

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

言

王欽若等曰田况言見第三卷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

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

溲開諸倉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

諸能採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

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

戊土也莽

所作

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摧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

歷名 辜擢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

易不云虐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

言損上而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

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艾治也

咨虜群公可不憂哉

咨者歎息之言

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

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

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

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廼

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

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是夏蝗從東方來

蜚蔽天至長安人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

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太倉置衛交戟名曰

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稟食

之稟給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先

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

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

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飴肉羹持入視莽曰居

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索

姓也恢名也反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

中郎將奉璽書勞之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

人赤眉別較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擊之為

憲所敗廉丹死之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

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

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大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

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

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時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

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

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

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

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世祖謂光

武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

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嘗等

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
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謬對
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
得下江王嘗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
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
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 文謂文章號 謂號令也 咸怪異之
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 欲其事 成故云
然也 莽亦心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
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
有者直饑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爾莽大說群

臣盡服及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掠地既殺甄阜
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
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
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
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鬚髮
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
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
階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
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
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敝執弓鞬 月令仲春之 月玄鳥至之

日以大年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鞬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倣之焉

封皇后父諱為和平侯拜為寧

始將軍諱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

上壽日廼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

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辛丑巽之官日也巽為風為

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

於其王母介大也王母謂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

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

庶草蕃殖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

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

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群子劉伯升與族

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

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

輿泊南南燹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輿匈奴單于名也泊及也若孟

豆遷蠻犛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

有能捕得此人者皆

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

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眾追措青徐盜賊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馬將軍王巡左隊

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凡十萬眾追措前隊醜虜

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

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

室威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

靡散也

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

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

剿截也

遣七

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

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暉等別攻潁川下崑陽

鄆定陵

三縣之名也

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

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

平定山東得顛封爵政决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

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噐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

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

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在道不

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

徒王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崑陽崑陽時已

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崑

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

亟急也

彼破諸城

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

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

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

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

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圍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輕易自將

萬餘人行陳陳也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

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

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

潰號講虎豹股栗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

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間之震恐盜賊竝

起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廼會公卿以下於

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膝之策泣以視群臣命

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於

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

至於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

子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

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

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時殿中鉤

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僊人掌承露盤也郎吏見

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

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

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

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講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

冊符記總錄部

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

謂諭告之

我年老母適子欲傳邑以

天下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爲大司馬大長秋

張邛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

師同說侯林爲衛軍莽憂懣不能食置飲食啗鰻魚

鰻海魚也

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莽性好時日

小數及事迫急置爲厭勝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罟

罟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滂色其周垣

滂染之變其舊色也

號將軍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右庚刻木較尉前丙

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喊發火如此

屬不可勝記是秋太白星流入大微燭地如月光成

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

成紀隴西之縣

以兄子隗囂爲

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

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

兵南鄉百餘人

析音先歷切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

時析宰將兵

數千屯鄴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

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

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

宋綱殺之西拔湖

湖弘農之縣本屬京兆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

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

周禮春官

之職屬女巫子之十日凡邦之大災歌吳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官且皆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 故易

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群臣至南郊鹽與符命本未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餐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薨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

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城府中尚方處處各

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

玉財物甚眾 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寶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成屬大

司農亦珍貨所在也 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聞意九虎將兵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

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擘將二萬餘人從閭鄉南出

棗街作始 作始邪道所繇也 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

虎敗走史熊王况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

自殺其四虎亡 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 三虎郭欽陳翬成

重收散卒保京師倉 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

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
 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較尉
 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馬翊界降城畧地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
 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所至
 之處皆來迎而大姓櫟陽申錫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
 而降之也屬縣三輔諸縣也屬右扶風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
 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
 屬姓屠明名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
 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哉當須更始

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
 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
 擄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
 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祀鬼記之更始將
 軍史謙將渡渭橋散走謙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
 祖冢燒其棺柳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炤城中或謂莽
 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
 六百人各一較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
 間所謂都門也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
 王邑王林王巡費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漢兵貪

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燔亡二

日已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擄掠趨謹竝和

衆群行謹而自相和也燒作室門斧敬法闥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

講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掖庭承明

黃皇之室人主所居莽避火及掖庭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婦女

誑講曰當奈何時莽緝衲服誑古啼字緝深青而揚赤色衲純也純為緝服

也帶璽鞞持虞帝七首天文即按拭於前拭所以占時日天文

即今之用拭者也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

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莽

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

前殿南下椒除邪行各道下者也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

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

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即從官尚

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畧盡馳入宮

闔闔至漸臺闔闔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

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人殿中講曰反虜

王莽安在右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

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

兵接王邑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

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掌侍王參等皆死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較尉東海公賓就故大

行治禮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見吳問綬主所在

曰室中西北阪間阪隅也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

支節肌骨鬻爭分殺者數十人三輔舊事云公賓就

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

焉舍東宮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月癸丑李松

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

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

始縣究市百姓共提擊之提擲也或切食其舌初莽居

攝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

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諄乖也音布內切邊兵二十餘萬

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愈貧困嘗苦

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昔暴貴稱騰踊也

末年盜賊群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

徐地人相食雜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

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

酪作杏酪之屬也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

人置養贍官以稟之吏盜其稟稟給也益其稟者盜所給之物饑死

者什七八莽耻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抗

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將究矣究竟歲為此言以至

於亡

晉桓玄僭即帝位王欽若等曰玄未僭位以前事迹竝見將帥部諸門下書曰

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繇一統貞夫所以司契

帝王之典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繇

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即桓聖德高邈誕啓

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

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

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薦臻曆數惟既典章唐

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

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於南郊受終於文祖

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

錫天下爵二級考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乃

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

后封子昇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

豁孫稚玉為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

郡王祕子蔚為醴陵縣王贈叔父冲太傅宣城郡王

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為吏部尚書

冲次子謙為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為撫軍大

將軍安城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兄禕
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
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爲武昌公班劔二十人卞範
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
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
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
降封千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
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謙母庾爲宣
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
四十人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閱囚

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于輿它者時或卹之其好
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予祖改尚書郎官爲
賊曹又增置五較三將又疆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
年玄之永始二年尚書答春菟字誤爲春菟凡所闕
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以
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
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
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
作徘徊輿施轉令關迴動無滯旣不追尊祖曾疑其
禮儀問於群臣散騎掌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

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逾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日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竒失之遠矣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日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之內不廢音樂玄

出遊水門飄風飛其議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曉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擊馬省前禁內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高祖也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

斬桓玄於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與弘農太守王德元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卽殺扈

興等安穰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楊豫徐充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設仲文代桓脩遣頓兵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謀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日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

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於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

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旗旌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

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脩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竝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旣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爾以天文惡故

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
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
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
北虜以苻堅爲苻詔爾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
法玄曰此事以行令宣勅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
可待事平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
寧之辭玄悉不受仍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
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
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
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馬走還何

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州進
師尋陽玄率舟艦三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
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嘗侍欲遣說解義軍謂
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
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
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
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竝不可說也
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
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於歷陽諸
葛長民又敗歆於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

丕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嘗漾輕船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中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於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關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

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叅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較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竝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都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日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玄自篡盜至敗凡八十日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歐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四

嗜酒 酒失

嗜酒

易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蓋先王之作酒醴所以奉明祀養高年而已至於享賓合歡一獻百拜飲而不醉良有以也若乃荒腆

為務沈湎自恣俾夜作晝廢時亂日伐德以致敗腐
脅而無悔者其惡已甚矣至有遭罹世難高翔遠引
含味道腴隱居求志矯抗以避禍沈冥而不耀陶然
自得以酒為名者斯又忘懷而獨善者也其或引滿
舉白沈飲不亂決事靡滯治讞益持亦天資所得無
累於明矣然周書著無彝之訓詩人有彼昏之譏誠
在昔之深戒也

齊惠樂高氏皆嗜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伯有鄭大夫嗜酒為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

至未已朝者日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為公

其人日吾公在壑

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散

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

則又

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子皮鄭大夫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相尚以奢相困以酒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

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流俗書本

輒改食字作飲字冬月治讞飲酒益精明

陳遵為較尉封嘉戚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

賈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

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闔門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既闔閉門又投車轄也

嘗有劓刺

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霑言其大醉也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廼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葷醉然事亦不廢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後漢楊政京兆人善說經書為人嗜酒不拘小節

丁坤為司隸較尉數過諸將飲美酒不能醉爛腸死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身長八尺飲酒一斛徵為

大司農不赴

盧植涿郡人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為

尚書免官卒

魏徐邈為尚書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沈醉較事

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

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

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爾竟坐得免刑後為

穎川典農中郎將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

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

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癩以醜見傳而臣以

醉見識帝大笑

吳胡綜為侍中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按引觴搏

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為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聞步兵厨

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較尉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聞

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酒以大盆盛之圓座相向大酌

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後為始平太守卒

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弟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

店便獨酣暢後為太子洗馬遇害

胡母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

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後為揚武將

軍湘州刺史卒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之子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

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譚者以為

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闖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

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其飲其所為

如此年未三十卒

史無官

光逸字孟祖嘗投胡母輔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

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

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中興爲給事中卒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元帝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會即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其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其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億卽住而啖肴膳酒斗升咸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因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損酒毀噐泣涕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瓦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將軍後以壽終

郭璞字景純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爲王敦記室叅軍被害

華嶠字叔駿爲秘書監性嗜酒率嘗沈醉所撰後漢

書十典未成而終

顧榮字彥先爲廷尉正嘗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孔群爲中丞性嗜酒司徒王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用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嘗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蘖事其沈酒如此

周顛爲尚書右僕射頗以酒失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二石

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王忱爲荊州刺史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未
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歎三日不
飲便覺形神不相親也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爲會稽內史素嗜酒未
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前燕皇甫真爲侍中大尉飲酒至石餘不亂

宋衡山王義季爲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
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
引愆陳謝帝詔報之日誰能無過改之爲貴爾此非

唯務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詣近長沙
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
誠令禁斷并給藥膳至今休然此自是羈節之物但
嗜者不能立志裁割爾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
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
不能慨然浮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
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醜酒汝於何得之
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醜縱如初遂以成疾帝又
詔之日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嘗慮至此今果委
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

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爾令遣孫道裔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爾今者憂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前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日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潛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而退曾不恡情去畱江州刺史王弘嘗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

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賫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桡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畱二萬錢與潛潛悉與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檀韶爲江州刺史嗜酒貪橫所蒞無績高祖嘉北合門從義又弟道濟有大功故特見寵授

孔顓爲安陸王子經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顓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門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嘗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闕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醒醉後顓反敗王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

好

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卽屏任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南齊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之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蔡約爲冠軍將軍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自若時蕭

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日臧盾之飲蕭

蕭琛爲侍中性通脫嘗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
醉

王瞻爲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精神朗暢不
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張率字士簡嗜酒事實度於家務尤所忘懷爲新安
太守卒

陳陳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
公門沈酒誼諛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嘗憂之致書於

暄友人何遜莫以諷陳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

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

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

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

張季舒爾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反吾所志

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

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

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

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

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
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
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
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
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
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
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
及

後魏劉尼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
甚少

陸昶爲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

崔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爲尉景開府諮議叅軍
晚頗以酒爲損

劉藻字彥先飲酒至一石不亂仕至太尉司馬

元敏魏之宗室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

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卽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

北齊薛孤延爲車騎將軍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嘗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高季式爲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乃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李元忠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嘗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嘗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盧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終於烏蘇鎮城都督祖茂班之從父弟也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除給事中辭疾不仕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後

爲平原太守

隋裴政初仕周爲少司憲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决如流

唐劉黑闥貝州漳南人隋末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患之

崔敬嗣則天時爲房州刺史好飲酒中宗安置在州嘗德之及卽位訪敬嗣已卒其子汪又嗜酒不堪任職且授維州司空又改五品慢官

李適秀中宗朝爲鴻臚卿晚溺於酒然公事不虧

李適之爲刑部尚書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

宴賞晝則决公務庭無廢事

崔咸爲陝州刺史晨起飲酒至暮必大醉及夜分視事無滯失者吏以爲神入爲右散騎嘗侍秘書監飲酒如初

徐晦歷刑部兵部二侍郎同州刺史性疆直當官正守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王源中爲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用

酒失

傳曰秦豕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故酣酒者大禹之訓日富者小雅所譏其
 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
 有沈湎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內攻忮心中作惡言暴
 怒奮攘交鬪忤世奸法蹈禍蒙耻至或臨戎而致敗
 殺人而不息曠廢官守天闕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
 用類次以為民鑑

夏仲康時羲和湏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承太康之

後沈湎於酒過善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亂往征之名

亂國

告於眾日惟時

羲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也

沈亂於酒畔官離次

沈謂醉也

位也 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於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瞽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

馳取幣禮庶人眾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聞

知於日食之變

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聞錯天象言昏

亂之甚干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封子慶封當國則不自為政以付舍

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

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嫫家 數日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齊惠公樂高氏皆嗜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故多

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日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

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

方睦遂伐欒高氏

荆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

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操參酒而進

之酒器受三子反日嘗退酒也豎陽穀日非酒也反

日嘗退却豎陽穀又日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

往視之入幄中聞酒氣臭而還日今日之戰不穀親

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

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

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日小忠大忠之賊也

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日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

射中共王日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知伯晉大夫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郵將而圍鄭

知伯醉以酒確擊母卹群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間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繇此怨知伯

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

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

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

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

賓客益衰及魏其侯賓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

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

臨况魏其侯夫敢安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

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

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

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

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悟謝曰吾昨

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

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

其城南田不得繇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

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

有却魏其日事已解疆與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

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皆席灌

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灌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

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咕囁耳語武安謂灌

夫日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

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廼戲騎縛夫戲讀

日麾謂指麾署名屬繫居室棄市事具總錄

于丞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

中中郎將

匡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日篡事發覺衡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後漢光武時馬武為捕虜將軍嗜酒闢達敢言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吳陳勤為凌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不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繇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

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日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日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日賈充天下竟竟繇爾一人充日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竟竟純日高貴卿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日司空公賈充請諸卿較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鄉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諛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

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嘗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日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温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

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誠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孫季舒爲長水較尉時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宗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周顛字伯仁中興遷爲吏部尚書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爲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

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顛叅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戒也顛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爲鳳德之衰也

王澄爲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

左右捧獻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獻遂得免

後趙徐光爲石勒記室參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嘗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

宋謝超宗爲人使才使酒多所凌忽在直省嘗醉帝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顏延之好飲酒不拘細行何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前永嘉太守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殺簾熟視日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故爲國子祭酒司徒在長史坐買田不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延之沈迷麴蘖詆毀朝士預宴班觴肆詈上席請以訟田不實免所居官詔可故爲太嘗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帝曰昔同子參乘袁綵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

魯爽祖宗之為南陽太守父軌為竟陵太守北奔爽

仕魏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爽幼染殊俗無復

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

屬歸宋
南齊焦度為東宮直閣將軍好飲酒醉輒暴怒高帝

嘗使人節之
周山圖為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

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撫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撫侍

論

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庾杲之所糾贖
梁謝覽為侍中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嘗侍蕭琛辭
相詆毀為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
長史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
宗醉後謬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

蕭穎達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
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

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

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王欽若等

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阿五日穎達齊沈公宿望用意輕脫若以

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

之

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

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柳盼為散騎嘗侍性愚慙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

有司劾免卒於家

後魏劉尼為司徒皇興中獻文北征帝親誓眾而尼

昏醉兵陣不整獻文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

不禁下使者就州决以杖罰

于若襲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

摘殺

甄楷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秘書郎宣武未葬楷與河

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夏侯夬字元廷道遷長子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

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

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猶數千餘

州府元龜酒失

卷之九十四

兩穀食至嘗不足弟妹不免饑寒於是昏醉而卒
李肅爲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
繼弟肅特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澤
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

盧昶爲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
手刃其客

程靈虯爲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徐州刺史武昌王鑒
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
祿不免饑寒

元麗爲滎陽太守性頗使酒郡丞辛琛每諫之麗後
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

裴茂伯爲廣平王贊文學好飲酒頗涉疎傲末年劇
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
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
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

薛孤延初仕東魏爲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
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
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
下以辱之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之曰我那知許當時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酩酊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顏之推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之推自周奔至文宣見而悅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繇是遂寢

唐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尋出為建州刺史未幾元禎用事召還為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都官員外郎獨狐明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徧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威可多不堂陛不嚴諫議大

夫李景儉乃因酩醉輒肆叨瀆昏呶侮慢靡所不爲
詢其狂態甚用驚聽宜加譴責以守遐荒予非深尅
勉自循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朗爲
韶州刺史温造朗州李肇澧州王鑑郢州坐與景儉
同飲也

田渭爲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渭官一任徵本州鹽
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渭使酒與汾交爭爲本道廉
使舉奏因各懲罰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九年出爲興元府城固令直
方始爲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
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酩頗以語侵
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文宗雖嘉之然
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薛延老爲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沉醉文宗
聞之以爲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後唐蕭愿爲太嘗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官愿乘醉預
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晉闕徹爲義成軍節度使翰幕客狂率酩營一日使
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
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翁

肩誚笑噴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史翰斬關徹恐天下譁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周傳珣廣順初為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停任

邊歸讜顯德中為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

飲酣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

之歸讜猶迴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王欽若等

自民間獻疏世宗推為右拾遺尋以指斥配流翌日歸讜以酒過伏閣請罪

帝釋之仍令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五

廢滯

孔子曰道之將廢命也是知志士仁人軼軻蹇迪沉廢不振者其命矣夫乃若懷才出類抗心邁俗智慮足以周物機用足以經世或迴翔下位歷歲不遷寂寞衡門屢空興歎而能含真履潔體和養恬介然如

石安之若命不易其操無累乎心斯固秉大雅明哲之姿得君子進退之正者也至或慷慨自負高亢靡屈言必忤物動皆違俗因坐事而被譴致失行之貽譏罹乎悔尤至於顛沛流離委棄固足痛惜者哉荀卿趙人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漢張釋之字季有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與兄仲同居

以賞為騎郎

漢以賞五百得為嘗侍郎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調選也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因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

士

車戰之士

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

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

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

敞出為刺史時望之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

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

蓋寬饒為司隸較尉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宣帝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劉向字子政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秉政數有災異向為洪範五行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

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帝數欲用

向為九卿輒復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卿士所持故

終不遷

持謂排難阻抑也

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

陳咸字子康大將軍王鳳以咸有忠直節奏補長史

遷冀州刺史又為東郡太守咸免官復為南陽太守

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

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

守後為少府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

方進奏歸咸故郡旋以憂死

揚雄武帝時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竝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卒間莽賢皆

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

雄乃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

譙玄成帝時舉詣公車拜議郎時數有災異玄輒陳

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即官後遷太嘗丞以弟服去

職平帝時遷中散大夫持節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

莽居攝乃竄歸家

後漢馮衍字敬通初更始時使鮑永安集河北永以

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卽位遣使者
招永衍永衍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
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復贖罪任用
之而衍獨見黜建武末衍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
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
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
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
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所爲嘗流涕也臣衍自
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
之才寡李廣之執而欲免讒口擠怨嫌豈不難哉臣

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
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
邪之謀將帥無擄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
脩勉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
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祿
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輿馬之飾
於今遭清明之時節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
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隴畝之臣
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

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後與陰興陰就結交
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太者抵死徙
其餘至貶黜衍繇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
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明帝即位又多
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桓譚王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光
武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遂不用

桓榮習歐陽尚書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
徒府三十年拜為太嘗

桓典為侍御史七年不調 一作十年

班固為蘭臺郎二十餘年明帝時固自以二世 二世為史

彪及不遇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 掖官門每

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
玄武司馬王玄武門

馬融安帝永初中拜較書郎中詣東觀典較秘書初

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
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安定俗鄙庶孽

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韋義字季節為廣都長其寧陳二縣令順帝世數上

書譏劾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

魏杜摯舉孝廉除郎中轉補較書摯與母丘儉鄉里

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

也儉復答詩摯竟不得遷卒於秘書

賈洪漢末以儒學為縣令其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

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

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

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晚乃出為陰泉

長

程昱東郡東阿人少事太祖太祖嘗乏食昱畧其縣

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繇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終

於衛尉

楊沛漢末代張既為京兆尹文帝黃初中儒雅竝進

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

蜀孟光字孝裕後主踐祚為符節令每直言無所

避為世所嫌太嘗廣漢鐔承

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

東裴雋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

以此也

吳韓當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從孫堅征伐
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介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
堅世爲別部司馬

晉褚碧爲縣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
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

任愷武帝時爲侍中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
朝政或爲充謀曰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
史事爾充因稱愷才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卽日
以愷爲吏部尚書充遣尚書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
官愷旣失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

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
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嘗侍至是舒爲右
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舒雖以弘量
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至三公愷止守
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

華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
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

石喬苞之子也苞督揚州時朝廷疑之喬爲尚書郎
武帝因召喬不得深疑苞反乃苞至有慙色謂之日
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

秦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後為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維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戒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起為中庶子未拜而卒

卞粹字玄仁濟陰宛句人也兄弟六人竝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弟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陵遲積年後為中書令

江灌為桓溫所惡為侍中時以事免後為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卒後始為吳興太守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為太學博士議謝石謚法曰襄墨公

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

又論殷浩宜加

贈謚不得以桓溫所黜以為國典仍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方盛僕射王珣溫故吏也三怨交集故出為餘杭令將行上會稽王道子奏辭雖亮直

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桓秘爲中書領軍時兄溫以事免秘官秘於是廢棄

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

宋謝元字存宗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

知及爲尚書左丞以給太尉江夏王義恭錢二百萬

爲何承天所糾文帝大怒放歸田里禁錮終身

謝惠連先受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

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不豫榮位元嘉七年

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

沈懷文吳興武康人爲始興王征北參軍坐納東陽

公主養女鸚鵡爲妾徙廣州終世祖世不習還懷文

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本官

至武康令

南齊蔡仲熊執經論議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

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

不遇

任昉初爲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時明帝旣廢

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錄尚書事使昉具表草意

惡其辭旨甚愠昉繇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較

梁王筠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

年

伏暉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暉於齊太尉王儉瑤子
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
右長史暉猶滯於叅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畧相侔

陳蔡凝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
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
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
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制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
後魏高允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
競勢利十八年不易官後爲中書侍郎領著作即初

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部下吏百數十
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一十七年不徙官

程靈虬秘書令駿從祖弟伯達之子也伯達早亡靈
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
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
總親而孝文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
雖無官貧病久之補徐州梁郡太守嗜酒又失官

張彝爲秦州刺史爲僕射高肇所譖彝雖無過見代
還雖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
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辛雄涉書史好刑名不妄交友爲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

劉桃符爲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北齊李繪字文宣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沈屈

荀士孫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魏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後爲中書侍郎

蘇瓊天保中爲南清河太守人庶懷之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攀不申

後周李季明爲著作佐郎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隋李德林開皇初爲內史令德林少以文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叅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徒級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頗有文翰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修國史劼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亦知其

廢滯

卷之九十五

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爲郡禮曹從事以吏
幹知名奉勅典著作即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
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
定群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
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送詣吏
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
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
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
差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
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
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
將軍

龐晃爲右衛將軍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
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繇是宿衛十餘年官
不得進

辛德源初仕周爲宣納上士會尉遲迥作亂遂亡去
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以自寄

盧思道爲武功太守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凌轢繇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

裴肅初仕周爲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繇是廢於家

唐顏萬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推之孫也初仕隋爲安養尉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太宗時爲秘書少監物論稱其納賄出爲柳州

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復其職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與被任用及頻遭罪譴意甚喪沮退朝後闔門杜絕人事巾褐裙帔蕭如也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爲義陽王歷丹陽尹侍中陳滅入關久不得調後入唐爲禮部尚書

韋思謙爲監察御史以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譁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

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

妻子爾

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特相友善知章長於象先景雲二年象先自中書侍郎加平章事又加二品知章始被引爲四門博士及太常博士身猶衣碧後二十餘年象先爲少保知章授銀青光祿大夫

李揆肅宗乾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後貶萊州刺史司正累年量移欽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戲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庸因揆當徙職遂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旣無祿俸家復貧匱孀居百口乞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怠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

蔣洸代宗朝爲刑部郎中兼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潔廉守道者多不更職洸以故滯於卽位久不徙官

劉廼大曆末爲權知兵部侍郎屬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德宗建中四年夏但拜真而已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世襲冠冕以門蔭從仕累授潞府司法參軍時年以衰邁未為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

柳登少嗜學年近六十方從官累官至膳部郎中杜黃裳德宗貞元中累為中書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後終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

唐次為禮部員外貞元中坐黨竇叅出為開州刺史次以工文知名在開州十年不得進用後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次為副德宗使諭臯罷之次自悲以為怨謗之所積也乃採古之君子遭罹讒謗放逐至

死而君終不寤者著辯謗畧三篇以獻德宗猶恚之謂左右曰次乃方吾於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後改夔州刺史

盧景亮為右補闕德宗朝以庭諍得失貶朗州司馬凡遷謫二十年憲宗初中和州別駕始徵還拜駕部郎中

歸登為右補闕起居舍人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徐晦為刑部兵部二侍郎出為同州刺史性狂直不

阿隨當官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李商隱以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爲弘農尉以書
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
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儒書然本將家子李德
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
大相讐怨商隱旣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
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怒其無行
俄而茂元卒來游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
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簡較水部員外郎宣宗大中
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立排李德裕逐之亞
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年三
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
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
徙爲掌記書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
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使判官仲郢
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博學
強記下筆不能自休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
名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多詭激爲當塗
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父亞出

丹府元氣廢滯

卷之九百一十五

桂州政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絢相繼秉政
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政久
不偕於士伍

張仲方以開成元年五月自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
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
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
臺丞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
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伯邑七百戶
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駁謚之後爲
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歿人士悲之

後唐蕭希甫初爲莊宗推官莊宗卽位將以希甫印
制誥時有詔定內宴樞密使坐宴否希甫以爲不可
繇是樞密使張居翰馬紹宏等切齒怒之宰相豆盧
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爲駕部郎中忽忽不得
志

周李建崇後唐同光中爲龍武捧璽都指揮使出爲
襄秦徐京兆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理不能
巧宦以至久滯偏裨
劉詞後唐同光初爲効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尋以
忤於權臣出爲汝州小較凡留滯十餘年

册府元龜 廢滯

卷之九十五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六

偏執 介僻 褊急

偏執

夫疑滯於物者其偏執之謂歟蓋人各有性所稟斯異故有師心自是果行而不疑潔已以處矯俗而獨任或遵陰陽之忌或乖禮經之制或封執以過當或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十五

斯施而靡顧乃至鬼神之事著於方冊而與鄙斥之
 論竺乾之教布于華夏而行毀訾之說漢魏而下蓋
 不乏其人矣然而獲譏者至多垂譽者蓋鮮固與夫
 從容中道惟變所適不失其正著通人之號者異焉
 漢張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值王莽敗客北地陽左馮
翊之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吾不去因為賊所殺桓
 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後漢樊英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陳寔
 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
 若是初徵五官中郎將數月以光祿大夫告歸

趙典下邳人章帝時為司隸校尉不郵諱忌郵憂也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
 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
 孫安世魯相三業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陳伯敬者桓帝時人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
 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
 止還觸蹄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遑舉孝廉後
 坐女壻下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忌禁者多譚
 為證焉

魏董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

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官至大司農

晉盧欽動循禮典妻不制廬杖終喪居外爲侍中奉車都尉

劉毅爲尚書左僕射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毛循之爲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循之竝奪取之

阮瞻字千里爲東海王鈇記室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鬼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阮修字宣子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亦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仕為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

蔡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後位至司徒

宋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竝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官至侍中武陵王師

張敷為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

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帝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輪處之道中可得言

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帝甚不悅

南齊王思遠立身簡潔衣服牀延窮理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

與促膝焉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高宗從祖

弟季敞性甚豪縱高宗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卒於度支尚書

梁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項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不疑

范縝爲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陽有五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又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有貴何得有貧有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闔籬廡落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糞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

陰子春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官至左衛將軍侍中

後魏崔浩爲司徒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破戮辱未有如浩者也世皆以爲果報之驗浩旣不信佛道從弟滎陽太守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特此頭顱

不淨處跪是胡鬼也浩性又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
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
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
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廂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裴粲出帝初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亢旱士民
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
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
肯拜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修涼書十卷初涼國盛事佛道
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
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

後周衛元嵩蜀郡人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唐傅奕武德末爲太史令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
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
削髮而揖君親游食易服以逃租稅演其妖書述其
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
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原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
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倍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糞
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

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
 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
 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託
 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
 悲矣按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于漢魏皆無佛
 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
 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
 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羗胡亂華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
 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
 翦刻繒絲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
 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
 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
 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
 古今忠諫鮮不及福竊見齊朝章讐子他上表言僧
 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
 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
 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

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詳議
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
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
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
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
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
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
獄之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太宗
嘗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
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佛是胡中桀黠欺
誑夷狄初上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
人模寫莊老玄言飭虛幻之教爾於百姓無補於國
家有害太宗頗然之

韓愈字退之素不喜佛初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
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
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令中使
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
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詣寺王公庶士奔
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
供養者愈爲兵部侍郎上疏極諫帝怒貶潮州刺史

介僻

夫人之生各有所稟故好尚殊致其類非一子產所謂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蓋謂是矣乃有耿介之性挺直方之操以固必而自任在夷險而一貫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威折猶石之莫轉豈流之可汨然而志存矯激足資於名教道或迂濶亦取於時譏者焉後漢朱暉爲臨淮太守坐法免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坐法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

通人物

吳祐爲膠東侯相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賤擻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周澤爲太嘗清潔修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聞問所苦乃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詣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嘗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姜肱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画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上竟

不得見之

范冉冉或作丹為萊蕪長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

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弁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

姜岐漢陽郡人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太守橋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

盧植為尚書初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桓曄仕郡為功曹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曄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飭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枝若此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殮不受於人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嘗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

袁忠為沛相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時王朗為

太守忠乘船戴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忠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魏沐竝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為殺鷄炊黍而不留也後為議郎

焦先河東人結草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吳顧悌為偏將軍待妻有禮嘗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輒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

晉孫略初任吳為伏波將軍雖侯家豐厚而嘗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

阮籍字嗣宗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後為步兵校尉

陸納為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儼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

果而已儼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然其吝惜多此類

吝惜多此類

吝惜多此類

夏統高尚不仕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巫章丹陳
 珠二人竝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
 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
 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
 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
 慶欲因其祭祀竝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
 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僂虛談鬼笑飛觸桃柅音盤
 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
 曰昔淫亂之俗典衛文公為之悲惋蝮蝮之氣見君
 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南
 子憤恚而慷慨吾嘗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
 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尚之節何也遂隱牀上披
 髮而臥不復言眾親踈踏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嘗食糲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
 疎賓異客音止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
 莫得親言欲所論受須旁無雜人入室弟子令迺相
 傳授

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

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羅舍爲荊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
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王育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
然皆鄉閭名士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

宋羊欣除中散大夫有病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
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

嘗入六關

王琨爲度支尚書時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不省設

女樂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

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迴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座

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

琨不往

蕭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

初爲秘書郎著作竝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

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

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迯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

自業將無少傷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耶惠開曰

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作見凡人

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
 王裕之字敬弘為侍中性介僻兒孫歲中不過一再
 相見見輒尅日子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尅日
 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
 前既至定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
 庾炳之為吏部尚書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不出
 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吏非淨
 潔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者亦每容接
 之炳之好潔反是冲亦譏之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後
 為吏部尚書未曾接客

南齊關康之字伯愉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年
 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
 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
 子相見不適賓客弟子以業傳授

王僧祐為黃門郎太尉儉從祖兄負氣不群儉嘗詣
 之辭不見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
 不與

褚賁為左戶尚書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
 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内外閣悉釘塞之不與人相

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瀟聞其弊往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槌破見謂責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會之哉責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泉必在隴隴兒輩不才非達余趣移尸從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爾

劉璉爲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與友人孔徹同舟入東徹留日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梁何修之爲尚書左丞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

後魏平常爲秘書丞以三子並不率父業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

信都芳好學天文算數隱居樂平東山性清儉質樸不異物和慕容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北齊庫狄士文爲具州刺史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

隋薛孺高祖開皇中爲侍御史楊州總管司功參軍

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便之太嘗丞胡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

晉史圭為具州刺史退歸嘗山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游外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明其心也論者以圭陰僻

褊急

人雖萬物之靈五行之秀然其稟受蓋有蔽錮其或位處通顯而性過峻急至於口不擇言與物多忤掇親友之嫌失縉紳之歡者多矣成同寮之憤閱遭明庭之譴怒大則致於殞斃次則貽於困躓比比有焉若乃知非自咎不遠而復佩章以救過銘座以愧情亦庶幾矣先聖有言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此誠立身之元龜也

宛射大為鄭大夫晉侯使張罃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使射大御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既食而後食之及戰射大近不告而馳之收禽挾囚不待而出既戰二子問曰胡不在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忠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謂性急不受屈也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闞杖以敲闞頭也明年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

閣以鏘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閣曰夷射姑旋焉旋

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爛遂卒廢墮也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下躁

西門豹為鄴令性急佩韋以自緩

後漢范冉或云丹字史雲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

嘗佩韋於朝

董卓為太師性剛而褊忿呂布為所委信嘗小失意

不思難放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為卓顧謝卓意亦

解由是陰怨卓

魏賈逵為弘農太守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

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

逵患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逵

猶行其意而瘰愈大

王思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

壞之

晉傅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

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王述為尚書令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

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蹋之又

不得瞑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

宋何承天爲廷尉性褊促嘗對王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使先誠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

顏延之爲太常卿性褊急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廻改

謝靈運爲太子左衛率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賓相許

王淮之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

王弘爲太保領中書監性褊隘人忤意者輒以加責辱

劉崇祖爲輔國將軍性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

梁謝幾卿爲太子率更令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

後魏元子華爲齊州刺史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畏其侮罵遂卽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

李平爲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

李業興爲國子祭酒性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後周王肅爲驃騎將軍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肅不暇命捶撲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

隋諸葛穎煬帝爲太子時藥藏監及帝卽位累遷正議大夫穎性福急與柳誓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尤不止於後帝以薄之

唐張九齡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性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蕭穎士登進士第以傲誕福急困躓而卒

陸贄爲翰林學士時同職吳通玄弟兄以東宮侍帝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福急屢於帝前短通玄

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性大剛福不能取容於時罷知制誥守北部郎中爲時所擯終於散位

崔陵爲戶部尚書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官僚頗無禮節恃已之清見臧汙者如仇讐

韓愈爲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准勅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

冊府元龜

福急

卷之州百七十六

察使愈為兵部侍郎

劉禹錫為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求分司東都終以
恃才褊心不得處朝列之職

周張穎為安州防禦使性褊急慘刻不容人之小過
雖左右親近亦皆怨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九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七

矜衒 改節

矜衒

夫不矜者世莫能爭功自衒者士謂之醜行蓋夫處
卑以自牧持盈而若冲敦後已之風勵崇讓之操斯
可以厠於君子之林矣其或內懷滿假靡思撝挹自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州百七十六

負其才美盛稱其智勇形於言色驕乎儕輩激昂其氣槩以訖厥能夸大其貴勢以擢於衆蓋雖有周公之藝亦不足觀如若成之傲適足取禍又况玄元申戒矜者不長伯益垂訓蒲以招損者哉

禮至衛大夫謀伐邢以昆弟仕焉既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州綽晉大夫奔於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寗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寗取故自比於雞聞勝曰先鳴莊

公為勇爵命勇士殖綽郭寗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枚數其可言但為僕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

諫尚新矣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顏息魯人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息射人中看退日吾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

蘇秦東周人為從約長弁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

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匍匐以面攬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毛遂為平原君門下食客平原君合從於楚與門下有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遂自贊於平原君備員而行比至楚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楚王叱之遂曰合

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既定從於殿上遂左手持盤盃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漢王仲翁為給事中初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署補署也門候王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闕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楊惲為光祿勳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

後漢楊政爲左中郎將爲人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

桓榮光武時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戴良汝南慎陽人才旣高達而議論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

仲尼長魯國大禹出西羗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魏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獻帝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後諫紹勿與太祖相攻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乃

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

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

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

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

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之者遂收而殺之

晉郤詵爲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

以爲如何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

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

與之戲爾不足責

周顛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

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韋諛仕冉閔為光祿大夫性不嚴重好徇已之功論

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魯重光累

徽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

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敬尊亦正值軟抵爾諛慙無言

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顧愷之為散騎嘗侍博學有才氣矜伐過實少年因

相稱譽以為戲弄嘗為箚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稽

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

貴

劉惔為丹陽尹性簡傲桓溫嘗謂惔會稽王談更進

耶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爾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

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王坦之為大司馬桓溫長史有重名僕射江彪

音彬 虎文

也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

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

袁宏為大司馬記室與伏滔同在桓溫府府中呼為

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本優國士而與滔

比肩何辱之甚

伏滔為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會

冊册元龜 總錄部 卷之卅一 五

於西堂酒與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
天子先問伏酒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定何如也

宋劉穆之爲丹陽尹初穆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
嘗往江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
君乃嘗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餽饌爲其兄弟以
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
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慝怨無所
致憂乃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
進之

王弘字體元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弟曇首爲琅琊
王大司馬府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
馬臺與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
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
大笑
荀伯子爲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嘗自矜廕籍之美
謂車騎將軍王弘曰天下膏梁唯使君與下官爾宣
明之徒不可數也

袁淑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
濬引見謂曰不意舊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

本以光公府望也

袁粲為中書令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稽康高士傳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道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揆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嘗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

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王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南齊袁嘏為諸暨令嘗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進之不爾飛去明帝建武末為王敬則所殺

吳邁遠史失其爵里好為編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

此人連編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

丘靈鞠爲長沙王車騎長史好飲酒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今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劉繪武帝時爲中書郎以辭辯勅接魏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張融爲太子中庶子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梁沈約爲侍中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於曾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不好焉

後魏裴叔業仕南齊爲徐州刺史時孝文南巡車駕次鍾離叔業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孝文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誇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爾

崔浩太武時爲左光祿大夫性敏達長於謀計嘗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李彪爲御史中尉彪子志及女媿好竝幼慧始彪奇

志及婕妤持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爲孝文所貴

宋弁爲尚書殿中郎中性好矜伐白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孝文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弁位至右衛將軍

南將軍
穆弼有名於世矜已凌物頗以損焉孝明時位至平

北齊張雕武成時爲假儀同三司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如此

崔陵爲七兵尚書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劉晝舉秀才不第撰高才不遇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

隋崔儼字岐叔在北齊時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畧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唐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肅宗至德中房琯爲相薦爲京兆少尹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緜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李紳文宗開成中爲宣武軍節度使自奏境內墾不食苗有詔嘉之尋令刊石於州之相國精舍士大夫無不哂之

鄭仁表洎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後唐盧程爲莊宗太原府推官尋改支使程褊淺無他才唯矜恃門地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胡裝爲魏州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排魚袋尋歷推官簡較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爲媿

晉曹國珍爲給事中性頗剛僻經藝文學非其所長

册府元龜 卷之卅七

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為縉紳所
誚

改節

夫鮮克有終詩人攸刺信道不篤君子是恥乃有操
心靡固素履用愆枉尺直尋改柯易葉先貞而後黷
棄本而趨末虧一匱而廢業移百鍊於繞指初明而
卒暗損正而從邪或因利回或為祿誘遂踰規矩頓
減聲稱斯皆急於時用罔畏人言墨子所以悲絲仲
尼所以惡畫者為此發也

後漢吉茂初同產兄黃以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
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
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
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
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
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繇

南齊楊法持本道人也與太祖有舊宋後廢帝元徽
末宣傳密謀順帝昇明中以為僧正及太祖建元初
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

梁范雲為尚書僕射雲初為郡號稱廉慎及居貴重
頗通饋遺然家無畜積隨散之親友

後魏廣陵侯衍弟欽字思若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及晚貴重不能有益識者輕之

宋讎初爲河陰令威振京師後爲雒陽令累遷河南尹及爲雒陽迄於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

袁衍宣武時爲通直郎景明中請隱嵩山至延昌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孝明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

李洪之本名文通嘗山人少爲沙門晚來還俗仕至

安南將軍

北齊孫騰爲太保尚書令騰早依附神武契濶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神武置之衛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後及禍焉

高元海爲散騎嘗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

魏愷文宣時除青州長史國辭不就遂積年沉廢後遇吏部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霖雨

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

馮子宗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微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

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

隋鄭善果為魯郡太守其母崔氏有賢德善果亦克已號清吏後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

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唐劉禕之高宗咸亨初為中書舍人武后臨朝尋同

中書門下三品初禕之居家孝友為士族所推得祿

賜多散諸親屬至是坐受歸州都督孫萬榮受金兼

與許敬宗妾私通得罪

一作或誣告禕之受金及私通敬宗妾

盧藏用少以詞學見稱隱居終南山長安中徵拜左

拾遺後為尚書右丞玄宗先天中坐託附大平公主

配流嶺表初藏用隱居之時有自儉之操往來于少

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奢靡淫縱

車服鮮麗趨趨詭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

侯希逸初領淄青節度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

之後漸縱恣政怠墮尤崇奉釋教且好畋遊興功創

寺宇軍州告之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警悟涉覽經史初為道士後為僧德宗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秘試省投書郎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入朝拜司空平章事頔少有氣槩文學落落負奇節好古與當時賢士游晚歲遂頹敗

李愿初為徐州節度使屬鄆師不庭頗有討伐之功及為鳳翔節度使自此頗怠於理無復前志聲色之外全不掛意未幾又拜宣武軍節度纔逾周歲果為部將李弁所逐是時愿脫身走入鄭州妻竇氏死於

兵士之手其名姬善馬寶貨金帛盡為軍人所得因致大梁月餘日拒命穆宗為之肝食遂貶隨州刺史元錫初歷衢蘇二州刺史所至咸有聲績及除福建觀察使移鎮宣州乃務積貨財通權勢深為公議所責因除秘書監分司東都尋以贓罪發詔監察御史宋中錫按驗得實貶璧州刺史

殷脩為忠武軍節度使脩少以通經入仕所至稱理亦以強直知名晚年不能自固急於大用依附權倖時望由是減薄

賈直言為昭義軍節度使行御司馬兼御史中丞直

言生河朔間始以孝聞鄉里得齒士類後爲李師道
賓佐頗以逆順之理諫正之師道前後將加危害者
數四及師道就戮劉悟於禁錮之所引爲上介移鎮
東郡上黨皆在幕府悟有纖毫之失未嘗緘言於是
正直之譽頗洽群聽朝廷以諫議大夫徵之詔下之
時無不稱當悟旋上表請留復除舊職及悟卒其子
從諫擅主留事而直言乃恬然視之無一詞排遏兇
計卒使從諫坐邀符節朝廷不得已而授之直言之
心不可測已逮茲又爲從諫賓佐遠近共驚其處身
行事前後之不相侔也如是

後唐聶嶼鄴中人少爲僧漸學吟詠鄭珽之再主禮
闈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賄於珽人報翌日登
第嶼聞不捷詎來人以嚇之珽懼俾俱成名
崔貽孫仕唐爲省郎及使於江南回以橐裝營別墅
於漢上之谷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亘野狹徑
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初以爲高適及梁李
振貽均州因奉之甚厚振復入徵爲丞郎
晉馬全節爲天雄軍節度北面行營副招討從杜威
北討困於陽城而贍軍竭其私帑僅十萬貫及還任
稍稍聚斂百姓苦焉鄉舊有識者非之

周王進歷汝鄭防禦使甚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
 為政之道頓減於前未幾以疾薨於任
 馮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平生性
 甚廉儉逮至末年閤庭之內稍狗奢靡其子吉尤恣
 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八

忿爭 詆訐

忿爭

凡人稟血氣而生蘊水火之性出處市朝之內馳逐
 名利之間情欲誘於外憎愛應於內強弱相形毀譽
 相傾卒歲醜夷寧無忿爭乎誇張是非多生於酣營

紛紜辨訴或發於譏嫌非夫禮義為防謙恭有素鮮不敗於茲矣

漢灌夫字仲孺武帝世為太僕坐法去家居長安夫

為人剛直使酒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

之右必欲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右尊

也左卑也及竇嬰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平

慕之後棄之者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其

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也夫亦得嬰

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牽引而致於

偽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有

服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

况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解謂辭之也若請語魏其具

具辨具將軍旦日蚤臨旦日明旦也蚡許諾以語嬰

嬰與夫人益市牛酒益多也夜酒掃帳具酒音灑又至音所寄切

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

豈忘之哉夫不懌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宐不當也乃駕

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特且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

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

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切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徙坐謂移就其

也坐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

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

隙迺謾好謝蚡謾猶詭也許為好言也詭讀與謾同又音莫達切曰魏其老

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與亦怒曰

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與讀曰預預下也吾不敢復求田繇之

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

請案之帝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

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兩家賓客處於中間

和解燕王澤之子太后詔召

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過丞相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

曰事已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

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以膝跪席上也夫行酒至蚡蚡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喜強笑也音許其切時蚡不肯不為盡也行酒次至

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

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咕囁耳語兒女曹猶言兒女輩也咕音局

涉切囁音人涉切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宮程不識

為西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二人因號

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夫曰今日斬頭陷胃何

邪既毀程今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陷胃何

知程李斬頭見刺坐乃起更衣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又坐者皆起

更衣以其寒稍稍去嬰去戲夫戲古麾字也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

為麾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

騎謂嘗從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戲亦讀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於縛夫也

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

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於大坐中罵繫居室居室署名

也屬少府其後遂具前事遂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

氏支屬皆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為資為其

資也非財物也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

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

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廷相逆廷也寧可救邪嬰曰

疾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言不過且終不令灌

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

其又止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然之

諫也

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東朝太后朝也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 嬰

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音度

徒各切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倡樂人也優諧

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

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意欲

作反事也辟睨兩宮間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切字本作睥睨音吾計切幸天下

有變而欲大功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臣乃不如魏

其等所為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荷負也

其強也荷音何可切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之壯士非

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

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轆

宗室侵犯骨肉較轆謂踏踐也較音凌轆音耶繫切此所謂支大於幹

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披音丕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堅餘皆莫敢對帝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

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駒馬駕着轅下局趣臧小之貌也吾

弁斬若屬矣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

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以此魚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言徒有人形爾不知好惡也此特

帝在即錄錄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設猶脫也帝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曰俱外家

不然此一獄吏所決爾是時郎中令石建為帝分別

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韓安

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

言嬰無官位版授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何不自謙遜為可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

歸天子也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

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

杜門齧舌自殺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切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

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帝使御史簿責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切

所言灌夫頗不讎讎當也劾繫都司空都司空宗孝帝

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論說其事而上於天

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帝

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幸與也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藏嬰

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以此魚肉也而食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言徒有人形爾不知好惡也此特

帝在即錄錄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設猶脫也帝謝曰俱外家故廷辯之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曰俱外家

不然此一獄吏所決爾是時郎中令石建為帝分別

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韓安

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

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

歸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

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

杜門齧舌自殺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切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

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帝使御史簿責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切

所言灌夫頗不讎讎當也劾繫都司空都司空宗正屬官也孝帝

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空論上論說其事而上於天

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帝

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幸與也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藏嬰

家丞封

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廼劾嬰矯先帝詔有害罪當棄市

矯詔有害不害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

劾即陽病瘠不食欲死

瘠風病也音肥

或聞帝無意殺嬰復

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為惡言聞帝

蚡為作飛揚誹

謗之語也無根而至也

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者日月者見春垂至

恐遇赦贖之

後漢游徼

史不書名

劉聖公嘗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

客醉歌言朝享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美味游徼大

怒縛捶數百

魏桓範為大司農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

酌之名曰世要論時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群

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

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

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

何似耶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愎而不應各罷

吳質拜北中郎將督并諸軍事文帝黃初五年朝京

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

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

質召俳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

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
瞋目言併優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
丹汝并屠抗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
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
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
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晉庾純字謀甫為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
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繇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元謂曰君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
而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
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
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
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
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
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曰高貴鄉公何在眾坐因
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
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
表自劾詔免純官

李陽上黨武鄉人石勒微時與陽鄰居歲嘗爭麻池
迭相毆擊後勒僭王位召為參軍都尉

南齊沈文季字仲達為侍中領太子右率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勳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達之德淵顏色無異終曲而止後魏李神雋為侍中初神雋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問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雋惆悵不已時人謂神雋鳳德之衰

崔康為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康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北齊羊烈為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與尚書畢義雲

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云我累世本州刺史
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
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
豈若我之漢家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
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可稱也蓋譏義雲之
帷薄焉

隋何晏爲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嘗侍時納言蘇威
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晏因奏威不可信任威大
銜之開皇十二年威定考又與晏更相訶詆威勃然
曰無何晏不慮無博士晏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
執事繇是與威有隙

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使突厥還高祖幸晉王第置
酒會群臣高頴等奉觴帝因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
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繇至尊威德所被慶
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峽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
理遂與竝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
宜不須劾

唐李綺爲宗正少卿嘗以公事與太卿李幹忿爭綺
辭稍直朝廷兩秘之

潘孟陽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與太府少卿王遂私忿

相持屢請論列上前群議不可因改爲左散騎嘗侍漢王繼弘初仕後唐爲六宅副使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配流義州歲餘召復禁職

史弘肇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師兼侍中時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舉爵屬周太祖曰昨辰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公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遂俱引爵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章於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晉卿坐次于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較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劔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止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嘗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時將相不協如水火矣

詆訐

昔子貢之言曰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誠哉小人之用心實為明哲之所棄若乃疎直清廉不事於左右危言深論不隱乎豪強雖居訐訕之流頗涉強直之進至若言多歷詆志在厚誣此則冒嫉忌前為害滋甚如其脅肩諂笑互相譏誚不顧名教坐延祖禰俯及帷簿此皆斗筭淺局足貽誚於千古爾漢息夫躬為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反目反古則躬字也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詆謂毀譽也丁禮切曰方今丞相王嘉健

而蓄縮不可用

蓄縮謂怯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

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駭不曉政事

駭愚也五駭切

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

僕邀凡短之貌

也僕音步木功邀古速字

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關

卒讀日猝

陛下誰

與情之如使狂夫噪諍於東崖

東崖謂東海之道也噪古叫字諍音火故

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

窺音跬

京師

也言一舉足也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迹而狎至

狎音押狎至益

言相因而至也羽檄言檄

小夫慳臣之徒憤眊不知

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

其有犬馬之决者仰藥

所為

憤心亂也眊目闇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

其有犬馬之决者仰藥

而伏刃仰藥仰首 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蓋寬饒為司隸較尉深刻喜陷害人喜音許 吏切 在位及

貴戚人與為怨人人皆 怨之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帝意奸音

干帝以其儒者優容之

後漢魏齊卿扶風人公族進階渤海人姓公族 名進階 竝危

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

到門

范滂汝南人為司徒掾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

節下之

吳虞翻為騎都尉大帝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大帝積怒非一

遂徙翻交州

宋王淮之為宋臺御史中丞嘗作五言范泰謔之曰

卿唯解彈事爾淮之正色答曰猶勝卿世世載雄狐

王弘為太保領中書監少時嘗樗蒲失城子墅舍及

後當權有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

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

墅何在弘默然

南齊檀珪字伯王罷沅南令吏部尚書王僧虔以為

征北板行參軍訴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嘗之始

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
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靡
軀奉國而令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勅既
無中人屢見嗟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
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宐獨苦
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
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
勅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
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孫微百世國士姻媾位
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桂同堂姑
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爲長沙
景王嬪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
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爲中軍參軍僕於尚
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參
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
一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嘗階舊塗復見
侵抑僭虐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
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
屈一朝超升正自不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饑
而頓就求祿亦何遽急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

侵苦直是意有左右爾珪又書曰昔荀公造漢之功
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
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赫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
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知褒寵封其兄子下望之
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
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
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
羅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
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
府佐非沐食之職叅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
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
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
不若使日得五升祿爲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
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

沈瓚之爲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帝召問
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
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
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
日至瓚之雖危言帝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

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
不然清名不立

劉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爲正
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
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
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袁謂袁粲劉謂劉彥節

後魏辛琛爲揚州征南府長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
評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
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爾琛對曰
若萬一叨恩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
有慙色

陳奇爲秘書監游雅所惡奇冗散數年高允每與奇
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
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
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
燔於庭內允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
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
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以諭前魏
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帝詔下司徒簡封碑史
事乃郭后雅有屈焉

奇史不載官也

後唐史在德蜀人福急務在進取游說豪門以國士
自負末帝清泰二年上封事大旨言朝廷間人率多
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
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間策謀則杜
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逢陛下
惟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
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都本將一考試武藝短長權
謀深淺居下佐有將相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
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
竝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
位無大才者卽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在德敢言
不畏罪罰盧文紀等省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悻故
諫官劉濤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辯可否宣行中書覆
奏亦駁其錯誤帝詔學士馬喬孫謂曰史在德語太
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
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諾勿加在德之罪

晉關澈爲滑州節度使史翰幕客狂率酣營一日使
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澈主客道至事無
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
脅肩譖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澈今請死近聞

張彥澤嚮張式未聞史翰斬關澈恐天下談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九

讎怨

夫厲階之成怨府之結本乎心術之寡恕血氣之方剛違和同之理構仇讐之漸不在於大遂為於禍胎失之於微乃開於釁隙故有因機乘便發忿吐懣或倏起而園視或中隱而嘻笑間不容髮以肆其志大

則致難宗國流毒於民庶小亦陰畫計策圖害于厥
軀原夫違言有初交惡斯作事非能以理遣勢不可
以兩全快心內與怒氣外洩思以雪乎大恥亦安事
於貪生乃復不顧軀命輕用兵力苟圖快意罔念後
艱固與夫犯而不較以德報怨者異矣若夫戴天之
憾枕戈是期反兵同國存諸典訓斯不可以忽也

鄭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

也黜預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因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田湫以正封疆而侵

田四族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

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

司徒魯襄公十年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

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不

吉刑得其處也

楚太子建之子勝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

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

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陵是號為白

公汝南褒信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

縣有白亭

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
 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
 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勵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
 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爾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
 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

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鄆人之漚菅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伐魯道從武城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鄆人教吳必可克

衛莊公登城以望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

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何故有戎翦之削去其邑聚公使匠父

休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石圃因匠氏

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

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

使髡之以爲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旣入焉而示之璧

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

取其璧

皇瑗宋右師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

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

不與雁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

諸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子仲之非我為子為適

仲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

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言右師老不能為公執之執

皇瑗奔晉召之召令

智伯晉大夫智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

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

所置毋卹為能忍諱然亦愠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

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繇此怨智伯簡子卒毋卹

立是為襄子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

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

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

懼乃奔保晉陽後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并滅

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

為酒器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

睢金一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

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卽卷以蕢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蕢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蕢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睢得出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行敝衣問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睢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二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今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

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爾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

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吏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走亡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知人也時候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知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

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

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貧而無

行必此人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

音釋

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儀

既相秦為文檄

一作咫尺之檄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

盜而壁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孫臏齊人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為魏將自以為能

不及孫子疾之以法刑斷其兩足齊將田忌進孫子

於威王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魏與趙攻韓韓急

告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

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蹶猶挫也

五十里而

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

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
 與其輕銳倍日竝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
 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
 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
 天下

漢張耳大梁人與陳餘為刎頸交其後有隙耳為嘗
 山王餘為代王相趙襲嘗山耳敗走高祖二年東擊
 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
 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
 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
 斬餘泚水上

袁盎為吳相告歸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
 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晁
 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
 為庶人吳楚反聞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
 丞史丞丞史丞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欲請
 及史也

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事未發之時治

之乃有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盜大臣不宜有

奸錯猶與未決與讀人有告盜盜恐夜見實嬰為言

吳楚所以反願至前日對狀至天子嬰入言帝乃召

盜盜入見帝方與錯調兵食調謂計發之帝問盜曰

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

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帝曰吳王即山鑄錢

煮海為鹽即就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

全肯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

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

為諛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

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帝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

屏左右帝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

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帝卒問盜卒竟對曰吳楚相

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分音扶今賊臣晁

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適讀故以反為名而共誅錯

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

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帝默然良久曰

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願念也盜曰愚計

出此惟帝熟計之乃拜盜為太嘗密裝治行後十餘

日斬錯

張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

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能為地

薦數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為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

湯有所愛史

曾何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

飛變猶言急變也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

李敢廣子也為郎中令怨大將軍衛青之恨其父

其令

父恨而死也

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

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切

驃騎

將軍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帝為

語云鹿觸殺之

薛宣罷相就第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

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

忠孝免不宐復列封侯在朝者宣子况為右曹侍郎

數聞其語昧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創謂傷之

也音初良切其下竝同

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

宮門外斷鼻唇身入創事下有司况徙敦煌宣坐免

為庶人

後漢班固嘗為大將軍竇憲中護軍雒陽令种兢嘗

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

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王者吏罪

周黨少孤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鬪日旣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旣悟而去自此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

郎顛北海人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同郡孫禮者積惡兇暴好游俠爲其同里人

嘗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爲所殺杜喬爲大司農益州刺史种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代胡廣爲太尉桓帝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賊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宐

妻子可得全

從安令其自盡也

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

不聞泣者遂白執繫之獄中死妻子歸故鄉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

布初與董卓誓為父子嘗在左右而卓性褊忿每小失意拔手戟擲之布拳捷避之得免繇是陰怨卓卓又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

卓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良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繇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牛輔董卓女婿懼怯失守不能自安見客先筮知吉凶然後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嘗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王叡先與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董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

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
堅說獻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卽承檄勒兵襲
獻獻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
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值
爾獻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
所遺不兵進及樓上獻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
何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獻曰我何罪堅曰罪
無所知獻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吳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嘗備統不與相親大帝
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
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
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帝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
屯於半州

晉衛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
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於禍太保主簿劉繇等搃
登聞鼓上言曰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
被黜曉知瓘家人數子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
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
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
案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

圍守一息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繇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

鄭默爲光祿勳太康元年卒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空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嘗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

潘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嘗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

向雄河內人仕郡爲主簿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後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義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

郗詵字廣基其鄉人下峻清貞有簡識以名理著稱詵恃才凌傲峻兄弟峻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讐詵以楊駿故吏被繫峻時為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峻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下氏

皇甫重為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冏誅長沙王義又以為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為義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乃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賈疋為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諧疋于南陽王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氏竇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

解結與兄系齊名為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繇是致恨及系被害結亦同戮華譚字令思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

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
繇此爲榮所怨譚後爲紀瞻所薦而爲榮所止遏遂
數年不得調後譚爲秘書監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
也譚平生時嘗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
嘗毀譚於帝繇是官塗不至

東哲與兄璆俱知名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
娶石鑿從女棄之鑿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
哲等久不得調

王澄爲荊州刺史以郭舒爲別駕舒少與杜魯厚魯
嘗召之不往魯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魯
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

蘇峻爲歷陽內史庾亮輔政欲徵之峻遣司馬何仍
詣亮辭以內輔非所堪亮不從遂徵爲散騎嘗侍峻
又表乞補一荒郡復不許遂舉兵爲亂峻旣敗死司
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峻子碩乃發亮父母墓
剖棺焚屍

王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疑致隙太傅安旣與珣絕
婚又離珣妻繇是二族遂成讐釁時希安旨乃出珣
爲豫章太守

毛安之四子潭泰遠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

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秦家旣而欲去秦苦留之日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秦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爲遊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秦收元顯送于新亭秦因宿恨手加毆辱俄竝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高瞻渤海蓆人隨崔恣伐慕容廆恣敗降于廆廆署將軍辭疾不就瞻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

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劉毅少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有非嘗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耶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爾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嘗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優遇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帝反正自表解職後敬

宣伐蜀無功而還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
 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宐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
 致為戮已當入朝以廷請決之毅雖止獨謂高祖曰
 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
 於孟景公宐深慮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
 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反
 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為
 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

讎怨第二

宋沈穆夫及父警坐孫恩事逃匿先是宗人沈豫素
 無士行為警所疾至是聞穆夫豫亂逃藏將免矣豫
 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珮夫竝遇害唯穆夫
 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夏子虔子獲全

謝晦爲太尉主簿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多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值喜甚自入閣內審穆之死問其日敎出轉晦從事中郎沈璞以元凶之亂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至新亭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峻願交璞不酬其意峻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說以璞奉迎之晚橫罹其禍時年四十八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前廢帝嘗於休仁前使

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母楊太妃左右竝不得已順命以致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懼以奉旨盡諸醜狀明帝卽位以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乃賜道隆死

孟顛爲會稽太守謝靈運以待中退居郡中會稽東郭有廻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顛堅執不與靈運旣不得廻踵又求始寧崕堙湖爲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非在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顛

遂構離隙

劉瑀為吏部尚書與何偃有隙及瑀發背癰偃亦發背疽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南齊沈文季宋司空慶之子也宋昇明元年沈攸之及太祖加文季為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攸之先為景和御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王晏為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疏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有隙儉卒禮官議謚帝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帝曰導乃得此謚但

宋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張融為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為丞相長史義宣事起暢為王玄謨所錄將殺之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

江祐為右僕射與弟侍中祀衛尉劉暄謀立江夏王寶玄廢東昏事發召祐入見停中書省直齋初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祐祀同日被殺

梁張弘策為高祖雍州錄事參軍從高祖義師克京城為衛尉卿散騎嘗侍為東昏餘黨孫文明所殺及

文明就擒張氏親屬齎食之

鍾嶸為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舉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製五言

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

謝朓未達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

辭密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

官

劉孝綽為太子僕掌東宮記室與到溉到洽友善同

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

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卿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

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察其事遂劾奏之云攜

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為隱其惡改妹為

妹坐免官孝綽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其不

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

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劉覽字孝智為尚書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

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竝

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啣行路覽噬家人

沈瑀為餘姚縣令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

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其至者悉立之

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通相庇廕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耶悉使着芒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繇是士庶駭怨瑀廉素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陳畱異梁代爲蠻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

後魏奚斤世典馬牧父單多稱有寵於昭成時國有良馬爲劉庫仁所盜單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單單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單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單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單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

公孫表燕郡人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明元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

息時人以此薄之後表爲吳兵將軍攻滑臺不克又圍虎牢及車駕次汲郡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減明元雅好術數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初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乃至死

李順爲後將軍太武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欲使李順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又弗之伏也繇是潛相猜忌故

浩毀之

房崇吉初爲宋明帝太原太守戍平城其母叔在歷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及二城降俱至京師崇吉爲歸安縣令頗懷昔憾與崔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

崔孝芬爲廷尉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於時孝芬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尋爲賊所害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爲主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

揚昱爲中書舍人時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嘗州刺史楊均造銀食器十具竝餉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浮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嬖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之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及元氏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

畢衆敬東平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嘗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孝武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孝武卽位歷太山太守冗從僕射及明帝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其卿爲計西徙乃矯明帝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畱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明帝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兵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明帝平

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援軍經其城下纂閉城門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特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尤未從之衆從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砍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

患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嘗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與中書侍郎李燦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尅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焚死衆敬聞尅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禍之酷皆繇於纂聞纂死乃悅

甄琛爲侍中領中尉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琛遂免歸本郡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
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嘗以爲憾至
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浮所寵任值謙之家僮訴
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
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
朱瑞爲車騎將軍爾朱榮死與爾朱世隆俱北走旣
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終當喪敗於路乃還
帝大悅以爲尚書左僕射西道大行臺尉勞爾朱天
光旣達長安會爾朱兆入雒後還京師都督斛斯椿
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

乖異忿恨更甚遂誅之

北齊斛律光爲左丞相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
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
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怒賂其從奴搯頭曰
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
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
斗定非真堰却津水中將畱何處人以告珽占之曰
角斗斛字津却水畱何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字斛
律於我不寔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繇是
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

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嘗種禾飼馬以擬寇難
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
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
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
繇是祖穆積怨

崔陵初爲嘗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陵曰收
輕薄之徒更引祖鴻勳爲之旣居樞要又以盧元明
代收爲中書郎繇是收銜之及收聘柔過徐州陵備
刺史鹵薄而送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恠儀多稽古之
力也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陵自以

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

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侍郎黃門崔陵從齊神武入
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陵爲帝登祚赦云朕託體
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外李慎以告之陵深忿忌時
節閔帝殂令收爲詔陵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
一日造詔優爲辭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
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
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
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後收旣專典國史陵恐被惡
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

後周楊寬與柳慶有隙武成二年慶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因慶故吏欲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錦數匹時人服慶廉慎

樂運為京兆丞時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託運弗許之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泮陽令

隋于顛初仕後周為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于顛素不協顛將圖之因臥閣內詐得心

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顛漸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顛所顛欬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顛復生邊患因勞勉之

唐李大恩為代州總管大恩嘗山人也家富於財見天下將亂致豪傑以為腹心與鷹揚郎將鄭乾廓府城鄰接嘗為乾廓所毀大恩求得其罪發使言於煬帝乾廓知之懼為所殺潛引土賊以圖大恩期有日

矣大恩捕得其使因勒兵詐爲山賊來詣乾廓城下
乾廓不之覺輕騎來迎大恩執而殺之

王溥爲齊州都督托國公初從竇建德在齊州溥遣
使歸國及雒陽平盛彥師安輯徐充溥率兵與彥師
攻徐圓郎之須昌縣徵軍糧於齊州刺史李義滿與
溥有隙閉倉不與及下須昌彥師收義滿繫齊獄高
祖聞之謂侍臣曰義滿忠誠朕之所悉此必溥所構
也遽令釋之而使未至義滿憂憤而卒溥旋經齊州
頓於城內其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而殺之

李襲譽爲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憾番禾縣丞劉武
而杖殺之流於泉州未幾而卒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典選六年因早朝塗中爲人所
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爲被
抑者所讐也

楊炎肅宗時釋褐掌河西節度使書記先時神烏縣
令李大簡因酒辱炎至是與大簡同在使府炎執縛
大簡以鐵鞭撻之二百血流於地幾死節度使呂崇
賁愛其才不之問

郝廷玉爲幽州節度行軍司馬建中三年四月景子
貶柳州司戶要籍簡較大理少卿朱體微萬州南浦

尉廷玉與朱泚同鄉里少友善初為小骨事安祿山
 泚為節度使累授軍司馬軍府之政動以咨之廷玉
 亦有吏能師人悅之泚判官鄭雲逵嘗忤廷玉廷玉
 自泚黜為莫州錄事參軍雲逵與朱滔善復奏為判
 官因深構廷玉於滔滔為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廷玉
 又輒墮之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廷玉密嘗從容言於
 泚曰滔非長者也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竊知之後滔
 南討有功雲逵數激其怒乃抗表稱廷玉體微離間
 骨肉又累遺書於泚言廷玉體微罪惡請殺之泚不
 聽滔既反叛帝乃召泚示滔請殺二人表泚亦上其

書故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滔終叛逆

嚴郢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楊炎為相惡其異已
 誣以他罪削兼中丞及盧杞將傾炎炎既罷相乃引
 郢為御史大夫與協謀發炎罪及河中觀察使趙惠
 伯下御史臺獄筆楚無驗構成其罪貶炎於崖州惠
 伯於費州郢既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既至
 費州道左睹樞殯問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殯也郢
 默然慙慙歲餘而卒

李異為湖南觀察使初竇參為宰相不悅於異自左
 司郎中出為嘗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參貶郴州

司馬柳卽湖南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代父
爲帥參嘗有助士寧素德參之恩專使致幣於參吳
據奏其事云與節將交通德宗遂殺參吳性跋扈狡
恣忌刻頗甚乘德宗之怒謀殺參時人寃之

令狐楚以宰相爲憲宗山陵使以其下隱沒官錢罷
爲宣州觀察使又貶爲衡州刺史先是元稹爲山陵
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誥事欲就求楚薦之以掩
其跡楚不應稹旣得志深憾焉楚之再出稹頗有力
後於詔中發楚在翰林及河陽舊事以詆訾之

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和七年李德裕入相

宗閔罷鎮興元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
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僚宰臣
進問安否上歎鑿無名工者久之繇是王守澄進鄭
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尹杖殺至是
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帝
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
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帝曰人
誰無過俟其後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
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後改之理帝顧王
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

肅韓飲封還之王涯召肅面諭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已九月十日復召宗閱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謙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勅守兵部尚書宗閱奏制命已行不宐自便尋改簡較尚書右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嘗潤等觀察使

後唐崔協字文交父彥融與崔蕤素相友善彥融為萬年蕤謁於縣彥融未出有尺題在案皆賂遺於寺人矣蕤知其繇徑始惡其為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蕤已為左丞通刺不見初以為戲再聞名於將命者

蕤謂日郎中行止鄙雜故非敢見丞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崔蕤故其子弟嘗云世讐協為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於幕次協厲聲而言日崔蕤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

朱漢賓莊宗時為左龍武統軍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時西軍未還閣伶用事害友謙者不一而漢賓伺知之時明宗居維陽以友謙故人置酒於第莊宗諸弟在席時友謙賜姓名繼麟坐在永王重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觥奉友謙日公雖名位高坐於皇弟

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姓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畧無報復忽於卑位不已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乃解之曰素爲昆仲今讓兄何也明宗曰統軍亦須飲大器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

晉王令崇爲具州軍較天福八年自賊中至令温之弟也訴其舉家淪沒乃以令温爲威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又以具州都指揮使杜審澄爲均州刺史以親族陷於寇難故也令温爲麾下邵宗範剖心嚮肉令衆噉之邵珂之子也初令温奉詔詣闕皆謂珂有異志乃以其子爲帳內兵以質之

冀珂惜其子而釋私憾珂素兇狠殊無所顧而令温覆族者自失其機斷也

周許遷爲單州刺史誤斷不合死罪人家詣闕致訟下開封府時陳觀知府素與遷不協浮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猶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旣入朝詎陳觀謂王峻曰相公當政所與叅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士行爲官多挾情苟知子細屠沽兒恥與爲侶况明公乎峻無以沮之又於卿監幕次醜言備至旣而嬰疾請歸天平而卒

宋齊丘仕江南李景僞官至太傅中書令性倜儻不

羈輕財好施頗爲其國人所重及世宗南征吳人大懼時陳覺與李徵古皆齊丘門人因進說於景請退居後苑委國事於齊丘景繇是銜之初吳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上世宗尋遣德明復命於金陵德明因說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於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爲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世宗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黨也思與復讐因言於景云齊丘當國危之際遣門人獻議欲因便以奪主位無人臣之禮景於是下僞制放齊丘歸九華山尋而幽死之陳覺李徵古竝賜自盡